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蜀山剑侠传

(第八卷)

还珠楼主◎著

民國走陝川說興藏
六庫民國走陝川說興藏
六庫民國走陝川說興藏
六庫民國走陝川說興藏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蜀山剑侠传

还珠楼主◎著

(第八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山剑侠传. 第8卷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7-5034-7055-4

I. ①蜀…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3935号

点校: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卢祥秋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9.25 字数: 47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5.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二五一回	烈焰可栖身	一朵灯花生世界	
	微波能起浪	几重煞幕护妖坛	1
第二五二回	势蹙怅双飞	妄肆凶威残羽党	
	计穷轻一掷	自投罗网困金屏	14
第二五三回	月弯荡阴霾	厉啸一声飞毒手	
	金幢压地肺	伽音九劫起真灵	34
第二五四回	佛火炼妖尸	独指祥光擒艳鬼	
	莲花明玉钥	重开宝鼎脱神婴	50
第二五五回	无意纵凶顽	七宝腾辉穿秘甬	
	同心求圣籍	一丸神泥锁玄关	66
第二五六回	佛火灭余氛	咫尺违颜空孺慕	
	丹砂消累劫	宫墙在望感师恩	83
第二五七回	古洞盗禅经	一簣亏功来老魅	
	深宵飞鬼影	连云如画亘长空	111
第二五八回	贝叶焕祥辉	地缺天残参佛相	
	魔宫烧毒手	神童仙女盗心灯	130
第二五九回	蓦地起惊霆	电掣星砂诛老魅	
	凌空呈宝相	缤纷花雨警真灵	144

第二六〇回	孽重忧危 离魂怜倩女 心灵福至 隐迹护仙童	156
第二六一回	怨毒种灵禽 白骨穿心腾魅影 缠绵悲死劫 金莲度厄走仙童	173
第二六二回	缟袂可胜寒 万树梅花 佳人独立 璇沙能御敌 弥天灵雨 妙女双飞	194
第二六三回	惊丽质 蓦地起微波 愤轻狂 凌空飞巨掌	205
第二六四回	绝海渡鲸波 喜得冰纨传秘奥 求丹行铁甬 巧穿石壁赴璇宫	217
第二六五回	冰魄吐寒辉 霞影千重光似焰 金庭森玉柱 花开十丈藕如船	231
第二六六回	却敌环攻 玉殿晶宫伤老魅 传音告急 翠峰瑶岛困群仙	251
第二六七回	玉虎吐灵音 警禅心 降魔凭定力 毒龙喷冷焰 伤恶怪 却敌运玄功	264
第二六八回	火伏地中 妖光熔玉岭 人来天上 星雨泻银河	279
第二六九回	赤手拯群仙 万丈罡风消毒雾 深宵腾魅影 千重雷火遁凶魂	294
第二七〇回	御劫化元神 永宁仙宇虹光碧 降妖凭宝鼎 曼衍鱼龙海气腥	306
第二七一回	灵境甫安澜 忽听传音急友难 离筵陈壮志 为观飞柬报师恩	324
第二七二回	飞剑除凶鱼 黄水堤封消巨浸 登山逢怨女 白莲花送见仙童	339
第二七三回	浩荡天风 万里长空飞侠士 迷离花影 一泓止水起情波	353

第二七四回	惆怅古今情 魔火焚身惊鬼魅 缠绵生死孽 花光如海拜仙灵	367
第二七五回	绣谷双飞 示灵机 喜得天孙锦 江皋独步 急友难 惊逢海峤仙	384
第二七六回	瑶岛降琼仙 冉冉白云 人来天上 金樽倾玉液 茫茫碧水 船在镜中	412
第二七七回	我必从君 相期再世 斜日荒山悲独活 卿须怜我 此中有人 他年辽海喜双清	427
第二七八回	破壁纵神魔 一击功成千叶火 飞光笼大岳 半空高系五山图	443

第二五一回

烈焰可栖身 一朵灯花生世界
微波能起浪 几重煞幕护妖坛

话说这五行中,只有乙木来得先柔后猛。始而如小风初起,枝摇叶动,幽籁徐舒,清飙远引,自协宫商。忽然万木萧萧,狂风大作,走石飞沙,涛奔浪舞,万籁交鸣,汇成一阵紧一阵的洪洪发发的怒吼。中间更杂着一种极尖锐凄厉的异声,甚是刺耳,令人闻之,自然心悸。渐渐声势越恶,直似海啸山崩,地轴翻圻,千百万天鼓一齐怒鸣,宇宙若将倾颓。这才显出乙木威力,比起先前三次所经厉害得多。耳中所闻已是如此猛恶,面前所现景象也更比前厉害十倍。自从风木之声一起,先是青云杳霭,和初入伏内光景差不多,只是彼静此动,略有不同。晃眼烟岚四合,绿云如浪,上下四外潮涌而来。乍看势仍不算十分猛恶,及至海啸一起,立即随同加盛,渐渐绿云化为青光,威力越发加大。众人的有无相神光,被绿云团团包紧,本就觉着神光外面有一种极大的潜力压迫,分毫转动不得,经此变化,更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此时谢琳虽然灵智早复,得以施展佛法,运用神光,一心应付,照样也觉出形势危急,分毫不敢松懈,大有不进则退之势。

这还不算,紧跟着青绿云光在电闪翻飞中,忽又现出千百万根大小青柱,由上下四外一齐打来。这乙木神雷又与先前土、金、水三遁不同,那青色光柱撞将上来,并不爆炸散裂。先是狂涛一般,后浪催着前浪涌压突起,夹攻而来。第一层到了近前,吃护身神光阻住,便各自兀立光外,依然向前猛力压迫,也不散退。后面无数青柱,又接踵赶到,晃眼之间越聚越密,环光矗列。这回却比先两三次看得远,但是神光之外,无论何方,全被这类青色光柱布满,密压压望不到底,除了神光之内数丈之地,上天下地,全被青柱塞满。跟着海啸忽止,这些大小高低不等的千百万青柱互相旋转挤轧,一味争先进,吃神光一格,郁怒不宣,旋转摩擦愈疾,发出一种极繁密的轧轧怒声,比初起时的风中异吼还更尖锐凄厉,悸人心魄,那压力自然也增加了不知多少倍。

四人虽看出这五遁禁制每变化一回，便加出好些威力，却没想到乙木禁制竟有如此猛恶。更不知层层相生，已变化到第四宫上，一会便要万木生火，五行全数合运，危机瞬息，大难已将临头。轻云前曾身经，见这次与前番迥乎不同，尤为疑怪，正和癡姑相对惊顾。谢琳觉着乙木威力远胜于前，一任自己运用全力抵御，竟会相形见绌，万分吃紧。知道这次与先前不同，只有拼命竭力相抗，稍微松懈，抵挡不住，吃它一压一逼，神光纵不破裂，也必定被束紧，压力更大，万无幸理。此时已是难支，乙木神光还在不断增长，威力如此险恶，何能挨到终局？想了又想，除却违背师父不许毁坏洞中景物洞壁之诫，拼犯大险，仍用诸天遁法穿地而出，直无逃路。并且下手仍须迅急，等被逼紧，再逃更难。一时情势迫急，正待施为，就在这筹思转念之间，那上下四外乙木神光所化千百万根青柱，因摩擦挤轧时久，压力有增无已，同时每根柱上都有烟岚袅袅冒起，渐渐射出一两丝青色火星。

上官红道力虽浅，木遁禁制出诸圣姑传授与高明指教，自随乃师上次入洞，有了亲历，加上苦念恩师，赴援心切，连日用功益勤，精进之余，业已穷极精微。青光青柱相继一现，早就看出形势不妙，只为末学后辈，又过信癡姑等人道力高深，未奉命令，不敢妄发。心中却是忧疑，觉着可怪。便在暗中加紧戒备，静等一声号令，立以全力施为，免有疏忽，致误机宜。

癡姑虽然误解师长指示，没悟出即此便是五行合运，但毕竟学道年久，见闻得多。平日见上官红演习木遁，又曾试习，不耻下问，虽以勤于正课和筹划除妖救友，往返小寒山接待良友，无暇深造，也颇识得一个大概。青柱上烟丝一起，猛触灵机，顿时醒悟，木一生火，五行齐备，自然合运。又看出谢琳大有力绌之势，如此猛恶，再一合运，怎能抵挡？心念一动，暗道：“不好！”正发号令，命上官红不等丙火化生，急速下手，以木制木时，忽见所救道者元神重又睁眼，面向谢琳，双手乱指，嘶声疾呼：“不可妄动！”同时又瞥见谢琳面容突转沉肃，眉间隐带煞气，手掐灵诀，将有举动。癡姑识货，一眼看出那是恩师屠龙师太所说的诸天印诀，知道谢琳好胜，不耐久困，见情势危急，竟想把日前闲谈所说《灭魔宝篆》上的杀着施展出来。圣姑法力无边，禁制严密，要逃出立有不测之忧。幸能逃出，纵不受伤，也必毁损仙府。谢琳已在开始施为，口头劝阻，恐来不及，忙纵遁光冲将过去，出其不意，先施法力，把谢琳左手诸天灵诀闭住。同时口中大喝：“琳妹且慢！从长计议。”

说时迟，那时快，这次癡姑手挥目送，念动即发，连续气的工夫都不到。同时上官红更是蓄势引满，令下即行，俱是快极。无如癡姑警觉本就稍晚，又经这点枝节，虽然慢不到一眨眼的工夫，那千百万根青柱已如快刀斩石，

火星四下飞射了。幸是木火化生接续之交，火光火星尚是青色，上官红早准备停当，发动神速。否则所差也只瞬息之间，再迟半秒施为，青柱上激射出来的火星立即由青变红，丙火也必就此引发，化成一片火海。接着戊土、庚金、丙水也会由隐而现，连同乙木、丙火，五行合运，发出不可思议的威力。一任四人神通广大，决支持不了多少时候。而且法宝、飞剑将失去灵效，只能按着各人道力功候深浅，相继陷入那五行法物的陷阱之内，结局不死，也必受伤害无疑。如今虽避免了这种不幸，但四人仍被困于丙火法物神灯以内，威力可想而知。

癩姑、谢琳、上官红三人原是一同发动。那有无相神光也极神妙，光中人可以施展法宝、法术，随意发向外面，无论人物、法宝危害，除非行法人失却主驭，决难侵入一步。谢琳一时激发意气，只觉此外无计，心中原拿不稳。吃癩姑飞来一挡，百忙中又瞥见神光外面青色烟光火花四下激射，上官红又已发动，双手一扬，一片奇光闪闪的青霞，电也似疾飞向神光之外，展布开来，也分上下四方六面，向那千万青柱由内而外反罩上去。两下里势力俱极强大，才一接触，谢琳便觉光外阻力一轻，方才心喜。同时忙收诸天诀印，想要夸奖上官红几句，话还未及出口，只见青柱火花突涌起来，吃青霞罩住，连冲突了几下，不曾得势，忽然疾如电掣，一闪即收，只剩下东方一团青气，吃青霞紧紧逼住。同时四外金、白、红、黑各色烟光一齐暴起，上下四外又被包没，却未觉出怎样压力来。

似这样连连电闪般变灭了几次，四外烟光又化作一片青光，忽然轰的一声，惊天价的大震过处，新变化出的青光之中突起了一点火星，才一现便自爆散，上下四外已是一片赤红。光中隐隐现出一些景物，一条青气正由光中斜射出来。癩姑、轻云双双“咦”了一声，同运慧目一看，身外神光已被一幢银焰包没。银焰之外，还包着一层红光，光外已恢复原状，现出殿台灵寝。圣姑依然安稳跌坐，玉榻之上那五件法物也重出现。神光内射出来的那条青气，乃上官红所放青霞，正斜射在那五行法物树枝之上。

众人本都慧目法眼，仙根仙骨，迥异寻常，身虽被陷，心灵未受禁制。加以五行中的乙木一宫又被上官红制住，只仗先后天变化，由土、金、木三行会合化生出的乙木弥补缺陷，以增加丙火威力，少了乙木本宫真气，威力要差得多。众人一运玄功，定睛注视，立可看出真假虚实。见了这等情形，拿先前所见景物默一寻思对照，首先觉察出存身之处地方大小。谢琳方想告知众人，癩姑、轻云也早警觉了。再互相里外一看，原来四人已全陷入火遁法物以内，连人带神光一齐暴缩，困在殿前神灯之上，那四外包围的银光便是

神灯的焰头。只是一桩奇怪：那么指头大小的灯焰，众人身在其内并不嫌窄。如非宁神定虑，运用玄功，静心观察，还看不出实景和火光以外的景象。并且心神一懈，火外景物便已模糊隐去，有无相神光也成了虚景，看去似和先前一般高大，只被困在火焰以内进退不得。

癩姑、谢琳初次身经，均觉厉害神奇，不可思议。都知此时情景稍微疏忽，最易走火入魔。上官红关系尤为重要，身在火禁之中行法，所运又是乙木，与火相生，其能隔火施为，也以此故。但木易发旺火势，利害相兼。现正魔头潜侵极猛之际，如若定力稍差，万念纷集，一为魔头所乘，神智稍被摇惑，制不住乙木，五行立可合运，全数遭殃，仍所不免。其势又无法相助，都替她担着心。及至仔细一观察，上官红趺坐光中，潜心独运，竟是灵光活泼，神仪莹朗，心智专一，迥出意料之外。当难初发时，那木宫法物的树枝还有两三缕烟丝火焰在青霞中冲突，腾腾欲起，隐有奇辉闪动，明灭不定。就这一会，竟被制得烟焰皆收，无异凡物，除仍苍润欲滴，似自树头新折而外，不见一点异兆。那青霞却是分外鲜明澄洁，宛若实质，比起先前只是一道青气，要强得多，知己无碍。想不到她小小年纪，入门未久，居然如此精进，有这么高定力，俱都暗中夸赞不置。

内中周轻云是过来人，曾见过别人被禁情景，仔细看了一阵，顿觉好些异象。见癩姑、谢琳各运玄功，默坐待机。看出只上官红无甚差错，无须如此。因恐分上官红心神，不敢明言，便用传声对二人道：“以妹子昔日见闻经历，凡陷身五遁以内的人，本身固是沧海一粟，渺乎其小，并且内中危害至大，难于抵御，多高法力也难久持。所以卫氏夫妻前遭大难，几乎形神皆灭。便易师姊日前为救燕儿师弟，自投此洞水禁以内，待了些日。我和琼妹亲见，以她那样法力，去时又得易伯父母指教，深知底细，备有好些防御之宝，尚且提心吊胆，自说随时皆有奇险，危机四伏，难于应付，不敢稍微大意。后将总图得到，悟出机密，仍如临渊履薄，看得十分慎重，与她平日自恃神情，大不相同，可知厉害已极。此是中枢要地，禁法自更厉害。可是我先恐心神失驭，致招魔头；后见形势不甚严紧，再加仔细考查，竟似全局安危只系上官红一人，我们三人竟无甚相关。初入困内，心神稍懈，尚觉身居大海，外景模糊。自从青霞凝炼，益发晶莹以来，便无此异状。以妹子妄测，圣姑固是法力无边，但她痛恶妖尸，算就诸孽今日伏诛。只为儆诫后辈末学不可看事太易，一面大显神通，一面却留下这以木制木，不令五行合运的破绽。而破她的法，却是得了圣姑真传的后辈，并非外人。所以我们抵御万分困难，上官红一出手便可无事。照此情形，不特早有安排，连我们被陷火宫，也必是含

有别的用意。照理,心神必须以极大定力震摄,不可稍懈,杂念更起不得,应有的危害更多。请看妹子先前试探着起了好些思虑,又说了这许多话,何尝有甚警兆?入定默坐似乎不必。乘此闲暇,大可潜心体会,仔细推详,我们被留在此,到底圣姑有何心意?是否与除妖取宝有关?只要随时戒备一点,不要十分大意,更不可强作脱身之想,不看准时机,决不妄动,就无妨了。”

二人闻言,立被提醒,越想轻云的话越觉有理。略一试探,果无异兆。谢琳被困本是出于无奈,只恐危及良友,不敢再作犯险之举。及见无事,心又活动,暗忖:“前在山中因习练《宝篆》甚勤,姊姊常说我只顾好胜,欲以法力扫除邪魔,不知念起贪嗔,转误正课。异日法力高强,寻常妖邪自必可胜;如若遇见魔教中的首脑人物,或者并非妖邪一类的劲敌,胜负便自难料。尤其是功候不纯,到时略一疏忽,难保不受人暗算。彼时我还不服,谁知第一次出手便遭挫折,虽然无碍,到底面上无光,终以能先脱出为妙。现在圣姑似有默助,情势似凶不凶,何妨再试一试?”哪知暗中刚开始行法,略一施为,光外忽现五色奇光,风雷大作,四外压力重如山岳,一齐迫来,身外神光几难抵御。这才知不妙,未可力争,急忙收手,重将心神定住,渐渐恢复原状。因又不谋而行,暗中试探,几乎生出乱子,偷觑癩姑等三人神色,竟如未觉,好生惭忿。

谢琳正在盘算,少时想好主意,和癩姑明言,二次试用别法脱身,忽听男女笑骂之声,由远而近。三人听出内有妖尸口音,不禁想起适才轻云所说,知道妖尸认定仇人入伏,灭亡在即,前来观看虚实。默念时刻已将深夜,易静应已出困。许是圣姑真个把一行留在此地,等易静、李、谢三人到来,合力除妖,也未可知。忙各传声注意,故作昏迷,窥伺妖尸和众妖党动作。但愁上官红这道青霞无法掩蔽,被妖尸发现,难保不侵入生花样作怪。

癩姑等果见妖尸同了毒手摩什和另外七个妖党已然走近,到了宫门外面停住。听毒手摩什的口气甚是骄狂,竟欲率众深入寝宫,径直下手。妖尸力阻说:“老贼尼狡诈阴险,我们虽有破她之法,又得你在此相助,自可无虑,但毕竟诸位道友法力还差,还是仍照预计,分班入内,小心应付为是。”说罢,随即行法施为。一片烟光闪过,外面便多了一个丈许方圆的法台,当门而立。妖尸便朝毒手摩什一声媚笑,当先走上台去。毒手摩什跟着走上去,立在妖尸身后,拔起台上一面主幡,面带狞笑,神情甚傲。同来七个妖党来时神情已不一致,半带勉强。及见二妖孽到了台上,妖尸一面行法,一面不住向毒手摩什含情献媚,神态亲昵,大是不堪,别人全都不睬。七个妖党似各怀有妒意,面上均带不悦之色。妖尸此时越发妖艳,已非适才披头散发,血

流满面，狞厉之相。分明见众人不快，也视若无睹。除不时回顾毒手摩什，媚眼流波外，只忙乱着行法部署，将台上预设的法物一一现将出来。

癡姑等一看，那些法物与殿前五行法物一般无二，只内中多了一鼎。方料妖尸要用代形禁法毁那五行法物，妖尸忽然纤腰微扭，倚向毒手摩什胸前，斜睨着一双媚眼，手指台下同党，昵声说了两句。妖党中有一个赤面长身的妖道立即勃然暴怒，口方喝得一声：“玉娘子！……”底下话未出口，毒手摩什一声怪笑，随手扬处，撒出一蓬乌金光华，向前罩去。

妖道原是未来以前已然有些醒悟，知道受了妖尸阴谋愚弄，只为深知二妖孽厉害，已受劫持，不敢公然得罪。妖尸又在暗中频施邪媚，心仍未死，闹得又恨又爱，又疑又怕，首鼠两端，欲罢不能。心想：“姑且随来，相机行事。反正留心不上她套，敷衍到事完，日后再作计较。至多不过生些闷气，当不至于翻脸成仇。”及见一到寝宫门外，妖尸立即把假面具揭去，怒视众人，除新欢外，全不放在眼内。同时又看出所行法术，大是阴毒，分明要选出五人供她牺牲，不禁妒愤交加。知道毒手摩什已受妖尸迷惑，此君的尊容性情决非妖尸所喜，一样也是愚弄，为之效死，本心是想喝破妖尸的阴谋毒计，毒手摩什如能省悟，自必不肯甘休。二人因此反目，固是快事；否则借此抽身，以免少时禁制发动，任人宰割。妖道法力也颇不弱，又来了八九十天，人更机警。先是受了妖尸迷惑，陷溺太深，一经醒悟，立有打算，对二妖孽原有防备。此时一面说话，一面早在暗中行法，准备逃走。

哪知二妖孽早已商定，妖尸为示用情专一，不特要把同来诸人一齐断送在寝宫外五遁之下，并欲先酷杀一两人以立威。因此妖道才一张口，乌金色光已疾如电掣，当头罩下。妖道百忙中看出毒手摩什变脸，刚急飞起两丈来高，便吃妖光困住，悬在空际，被人占了机先。情知无幸，一面施展邪法防身，一面厉声大骂。

毒手摩什只微微狞笑，先不理睬。跟着又把手一挥，满室都是乌金云光布满，通无隙地，只空出法台前其他六个妖党的立处和宫门一面丈许地带。然后戟指妖道喝道：“无知蠢畜！玉娘子被困在此，并未寻找你们，乃是你们这些猪狗自行投到。适才我已当众言明，玉娘子自是美胜天仙，不能禁人爱她。但她只是一人，不能分身。她虽倾心向我，你们这伙不知死活的猪狗必然不服，当我逞强霸占。好在你们都尚在此，不曾离洞，道书、宝物也未取出。今日之事，胜者为强。门内设有五遁法物，无论何宫破去，均可直入取宝。本来我可随手而取，但是我如先取，你们当我占先得手，必又不服。为此约定：不论何人，休说全破五遁，毁尸报仇，只要能破去一宫，直入藏珍复

壁将宝物和道书取出，不必大功全成，也愿将玉娘子让出。底下灭尸报仇，收拾残局，毁去此洞，并还由我一人出力包办，以做得手人的贺礼。到时却由玉娘子按照预计行法，派谁是谁，不许退缩。如若畏难推诿，或是心怀二意，欲加阻挠，却休怪我夫妻狠毒。你这蠢畜猪狗，只知无事时昏想天鹅肉吃，向玉娘子乞怜献媚，临阵却想逃脱，犯我适才法令。既然自知脓包，就应早日滚蛋。只想快活，却不肯卖命出力，天底下没有这等便宜的事。似你这类猪狗，我手里万容不得。如因破法效忠而死，我夫妻又借用你真魂行法，不过是当初有点自不量力，为色丧生，应得的苦楚，事后仍能转世投生。你未上阵，先就胆怯背叛，料你那残魂剩魄也无甚大用。再者拿你做个榜样，叫别的猪狗们看看，以免效尤，自家葬送，形消神灭，还累我夫妻多费手脚。”说罢，将手连指两指，妖光便似电一般急闪起来，旋转不休。

妖道先虽觉出妖光厉害，自恃玄功变化，又有法术、法宝护身，尚能抵御。心想至多拼舍肉身，怒火中烧，犹自毒口咒骂。此时正作万一不济，拼连人带法宝一齐葬送，变化元神逃走。不料妖光竟有如此猛恶威力，才一转动，护身诸宝首先失效；妖光只闪了两闪，诸宝便自纷纷爆裂，在乌金云光中洒了一蓬星花彩雨，晃眼消灭。跟着妖道全身便被束紧，虽仗玄功变化，运用元神，不曾就死，因身已被烈火焚烧，万箭攒射，并还麻痒，苦痛有甚于死。这才知道真个酷虐，万难禁受。并且少时便要形神皆灭，决无生路，不由胆寒心悸，盛气全消。慌不迭颤声哀告：“玉娘子，我由海外万里远来，为你出力，效死效忠，本无他意，只为一时昏愚，闹到如此惨状。我知你夫妻将我立威，也不想求活。只求你念我数百年苦修之功，不是容易，现在为你而死，以前多少总有香火之情，稍微恩宽，许我兵解。情愿以我生魂供你行法，惟望保住灵魂，恩深如海。”

妖尸闻言，从容仰面媚笑道：“你想我为你向丈夫求情，放你走么？”妖道说到末两句上，已被妖光制得通身战栗，力竭声嘶，痛苦难耐已达极点。瞥见妖尸辞色不恶，觉着有了生机，方强忍楚毒，抖着语声，断断续续答道：“我自知罪，不敢求生，只求饶我真魂，好为你效力，破法取宝。”话未说完，妖尸立即面色骤变，满脸立改狰狞之容，厉声向上喝道：“该死猪狗，做你娘的梦呢！我自出世以来，只有我不爱人，几曾有人敢中途背叛过我？就这一样，你便惨死百回，再化劫灰，也难消我的恨。这不过是我丈夫性急，今夜忙于取宝复仇，无此闲心，便宜你少受一点活罪罢了。如由我性处治时，至少也要使你加上百倍痛苦，才肯把你消灭。还敢向我求饶吗？适才勇气哪里去了？这等脓包，没骨头，我真悔以前和你这样猪狗相识。你自作自受，快些

自认劫运，闭上你的狗嘴，以免引人作呕。乖乖等死，还落一个痛快爽利；再如多言，或自强行支持，希图苟延，非但无望，惹我性起，更有你的好受，那时死活不得，平白多受苦痛，就悔无及了。”

毒手摩什接口怒喝道：“我们正事要紧，及早完工，好随我回山享受快活，哪有许多闲话？”随说双手一搓，往上一指，妖光立即加强，连珠炮火一般纷纷爆裂起来。妖道听出二妖孽毒心难回，生望已绝，一时悲愤惨痛，咬牙切齿，强挣扎着颤声骂道：“你两个妖鬼淫魔，休要快意。我自孽重，落你毒手，命数如此。可是你们恶贯已盈……”底下的话未及出口，妖光中毒火阴雷已经爆炸，一声惨号过处，妖道全身立被震成粉碎。元神化作一团黑烟，还待飞逃，吃妖光往起一兜，只闪得两闪，连那黑烟和那些残尸剩肉一齐烧化，无影无踪。

妖尸重又恢复了妖娆体态，一脸媚笑，扭着妖躯，款启朱唇，笑向台下众妖党妖声说道：“这蛮子忒不知自量，才落到这等结果。我此时觉得毒手摩什道友也实处置太过。你们如若不能相助，当可明言。毒手摩什道友爱我太深，人又心直性暴，免得触怒了他，又是有始无终，白把多少年的功行断送，连魂魄都一起消灭。还有一层，我们虽然情深义重，但他一向言出法随。适已有言在先，你们如无二意，不论何人取得藏珍，我仍嫁他为妻，决不更改。你们心意如何？”

众妖党虽全是邪教中有名人物，但比毒手摩什却差得多，一见二妖孽如此恶毒穷凶，前人死状奇惨，淫威暴力之下，早已触目惊心。明明前后都无幸理，知道妖尸故意作态，稍有违忤，立上死路。除却甘供牺牲，或者还能死中求活，别无善策。空自悔恨交加，心内虽在盘算，口内哪里还敢道个不字。只是惊悸忧疑之际，心念不一。一个回答：“他自取死，我们有言在先，怎能反悔？”另一个回答：“为玉娘子效力，死而不怨，哪有临阵退缩之理？”

妖尸闻言，便朝这两个妖党做了一个媚笑。毒手摩什妒念奇重，见妖尸一身荡态，笑脸向人，已然勾动妒火。偏巧内有三妖人原是师兄弟两个，带一个得意妖徒，法力较高，并特为此事炼有两件破五通的法宝。未来以前，本想人、宝两得，怀着满腹奢望而来。到后看出艰难，才死了心。犹盼妖尸性淫，人总可得，恋恋不舍。及见此情形，一面心寒胆怯，却不十分甘愿，意欲暂且敷衍，稍有空隙，冷不防施展全副神通，乘机遁走；一面又想少存体面，不愿过于显出害怕。于是三人不谋而合，同声答道：“玉娘子，实不相瞒，我师徒为助你出困，祭炼法宝，委实下了不少苦功，并还伤了两个同道、一个门人。先听毒手摩什道兄之言，心中并未多让，以为不知鹿死谁手。此时一

看，他那法力实是高强，我师徒知不如人，现已甘拜下风。即便凭着多年辛苦炼成之宝，侥幸得手，也决不敢居功，对玉娘子作那非分之想了。”

三妖党原意，是自己在左道中颇有名望，却受二妖孽如此凌辱挟制，日后何颜见人？因此故示大方，无所希图，就便奉承毒手摩什几句，为使减却敌视之意，以便少时伺隙逃走。师徒三人除称谓稍异外，口气全差不多。方自以为所说得体，哪知妖尸自负古今绝艳，力能颠倒仙凡，为所欲为，最恨人对她离心。尤其是当日是她生死关头，口里虽强，内心甚怯。先前已有一个旧日情人迷梦忽醒，飞跳出网去，宁以一死完孽，不再受她迷惑。跟着又毁了珍爱如命的艳尸原体。及到寝宫设台行法，刚开始，又有一个同党反目背叛。想起圣姑玉牒法偈，曾有“众叛亲离，邪媚失效，便该数尽”之言。自从昔年犯戒被逐以来，凡所交结的人，无论邪正各派，只要为她所惑，都是始终如一，竭忠尽智，死而无怨。曾共淫欲的，更是明知受了玩弄，一样肯为她粉身碎骨，从无反悔。此时不怪自己太已淫凶，却怪今日怎会接二连三发生此事？心疑圣姑遗偈将要应验，预兆不祥，正在怔忡疑虑。忽听三人又是这等说法，益加触动忌讳。阴沉沉一声冷笑，骤转怒容，正待发作，欲言又止，转过身去。

那三个妖党人极机警狡诈，口里说笑，暗中早已留意，说时偷觑毒手摩什满面狰狞容色，正注视着右侧两个妖党，似要发难，又强忍住怒火之状，目光全未留意自己这一面。同时又看出妖尸神色骤变，比先前痛骂新遭惨祸的妖道还更难看。猛想起适在前洞，曾听妖尸咒骂兵解遇救的旧情人所发奇论，怎不留神，只想讨好毒手摩什，忘了忌讳？知她心同蛇蝎，必然不怀好意。因估量自己法力比先死妖道要高得多，所炼法宝尤为神妙，恰可用作替代。暗忖：“此时进退都无幸理。乍来时，还觉新炼成的法宝可破五遁禁制，哪知日前便中一试，竟连外洞禁制也是难破，何况设有法物的主宫中枢要地，具有五行生克之妙。但用以脱困，却似可能。适才受二妖孽深机诱迫，妖尸又说破禁之法已有万全准备，于是心活上当，妄想因人成事，浑水摸鱼，找点便宜。不料到后情势大变，妖尸用心恶毒，临事又如此谨慎。再看门内，光雷隐隐，甚是凶险，入门决无好果。人固必死，那元神可保，也必是妖尸欺人之谈。邪法不成，自是形神皆灭；侥幸成功，妖尸也必将这些有道人的真神禁锢，使与妖幡一体同化，常受炼魂之惨，永无出头之日。如何可以信她？反正入内也不免于形消神灭，还白代淫凶仇人出入效命，便宜狗男女快活遂心，岂不太冤？定数难移，该死也决不能活。想是平日为恶，应有此报。圣姑禁制定比狗男女妖法还更厉害得多，与其被仇人葬送，转不如就在

外面冒险一试,还有几丝之望,如逃得快,多半能脱毒手。”念头一转,乘着妖尸回身行法,将要发令派人之际,互相一使眼色,悄没声地同时发动。法力最高的一个当先开路,扬手发出两团碧阴阴的火球,一团直扑妖尸,一团直冲妖光,一现便即爆炸。

妖尸和毒手摩什猝不及防,妖光竟被冲荡开一个大洞。毒手摩什的七煞玄阴天罗,本与心灵相应,运用施为,神速无比。一则鄙视群邪,并已杀一儆百,决无反抗。心中又生妒火,正在想少时如何处死另两个情敌,心神旁注,不曾留意。这三妖党又均是能手,声东击西,双管齐下:一面运用全力发出两大阴雷,同时施展邪法,催动肉身冲破妖光逃走;一面却运用玄功变化,将元神离体,往法台一方隐形飞遁,其势极速。

妖尸正在行法,瞥见阴雷打到,因是同在妖光笼罩之内,心恨三妖党语犯忌讳,想布置停妥,首将这三人开刀,迫使入伏。即便破禁成功,也必使其受尽苦毒,再炼化其元神,为法宝增加威力,以消恶气,做梦也没想到网中之鱼居然也会情急反噬。对方所发阴雷,又是多年苦功专炼来破洞中庚金禁制,内有月魄太阴真精和无量穷阴鬼火,加以邪法合炼而成,几乎同以此享盛名的九烈神君最厉害的独门阴雷差不多,用以破圣姑庚金之禁固是无效,用以对付敌人却是厉害非常,妖光煞火尚被冲破,可想而知。妖尸这一雷本禁不住,总算百年苦练,功候甚深,应变机警,并且肉身已毁,只是元神,玄功变化,飞遁神速,危机瞬息之间,竟被遁向一旁,避开正面。虽然未受重创,但那阴雷威力猛烈,又在空处发作,没有妖光煞火阻隔,一经爆炸,分布至广。妖尸所施邪法专为对付门内五行禁制,法台之上毫无戒备。总共连法台直到寝宫门前,不过数丈方圆,此外全是妖光煞火布满。那七煞玄阴天罗不是寻常邪法,妖尸事前如无准备,或是预告毒手摩什,一样也不易运用。

只听震天价同时两声大震,碧焰火花纷纷爆裂,密如星雨,竟把那数丈空隙填满。休说妖尸无法逃避,在万分匆迫之中,连毒手摩什也受了伤。比较起来,还是妖尸性虽凶毒,应敌稳练,不似毒手摩什性暴粗野,本身又是元神,不易受伤,一觉变出非常,飞身纵避时,早将元神凝炼,施展玄功变化妙用,虽然受伤,却甚轻微。毒手摩什自恃邪法高强,从未吃过人亏,一见三妖党背叛,已是怒火上攻。多高法力,也禁不住变生肘腋,事出非常,相去又如此之近。身方受伤,再一眼瞥见心上人受伤张皇之状,阴云密布,仍在爆炸不休。他不知妖尸阴毒狡诈,伤虽不重,别有诡谋,不由情急暴跳,闹了个手忙脚乱。

毒手摩什一面忙运玄功,张口喷出一片墨绿色的妖光,护住全身;一面

忙向妖尸赶去，手扬处又是一片妖光，将妖尸罩住。等到临近妖尸，方欲问她受伤如何，才猛想起仇人正用阴雷开路逃走，益发大怒，急得厉声怪啸，暴跳如雷。尽管自己飞遁神速，捷如雷电，由此至前面洞口还有重重阻碍，断难追赶得上。怒火烧心，万分情急，恨不能一下把仇人抓来，嚼成粉碎，生咽下去，方消胸中恶气。于是又把妖尸放下，忙着下手施为。那乌金色的妖光立似狂涛一般飞涌增强，重又急如电掣，闪变明灭。这虽是总共不过一眨眼的工夫，但因仇人也是能手，就这微一慌乱之际，左侧那团阴雷已发出连珠般的霹雳，快要冲出光网之外，妖光煞火这一加盛，重又困入重围。

毒手摩什断定仇人一面暗算，一面隐形飞遁，必紧随在这阴雷之后。大骂：“无知孽畜！任你如何隐形，也难逃我眼底。”说罢，正待行法，使其现形擒拿时，逃人好似本就死中求活，拼命一试，作那万一之想。及被妖光煞火困住，阴雷无功，力绌势穷。自知一落仇手，必比前人死状还惨；又以隐身法已被妖光照破，无法再隐：因此刚现出原形，忽发阴雷自炸，一声极沉闷的雷震，全身粉碎，三人同时毙命。妖尸在旁忙喊：“快些停手！”毒手摩什仇深切齿，及想到元神还有大用处，妖光连连电闪了两下，休说血肉无踪，连劫灰影子也未见冒起。

其他妖党虽然也各负伤，幸仗逃人无心加害，阴雷分向二妖孽发出，一见变起，虽未敢随同妄动，均忙行法防护，只略波及，受了一点误伤，俱甚轻微。一见如此厉害，益发胆寒，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毒手摩什余怒尚未全消，回顾余党，正欲威吓。妖尸忽然面带愠色，飞近身来，似嗔似喜，娇声问道：“你怎不听我的话？把这三个蠢物杀死，以为就解恨了么？”毒手摩什一把搂住妖尸纤腰，问道：“这些猪狗真个诡诈，你幸未受甚伤。可惜他们怕被擒受罪，自用阴雷炸死，没多给他些苦吃。无论何人，休说伤你，便沾你一指头，或说上一句错话，先死的几个猪狗便是榜样。”边说边朝台下三妖党频频狞笑，意颇自傲。

妖尸先不睬他，等到说完，才冷笑一声，问道：“我的好丈夫，好情郎！难为你有这么高的法力，行事应敌如此莽撞粗心。仇人五遁禁制，须用五个有道力的元神为我勾动埋伏，同时施展我的法力，始能有望，你怎忘了？老早便将他们元神消灭，少时就算能如我愿，也必多费心力。再者，这三个猪狗委实可恶已极，百死不足消我夫妻之恨，为报行刺之仇，果真将他们形神一齐消灭，也还可说；照他们自杀情景，以我冷眼观察，只恐未必吧？”毒手摩什性如烈火，一听妖尸语意讥刺，不禁怒道：“我恨极这三个猪狗，又没想到他们会舍命，报仇心甚，诚然手急了些。但你意思似说仇人已然逃走却不对，